

案一  
凶桩

叶辛



凶案一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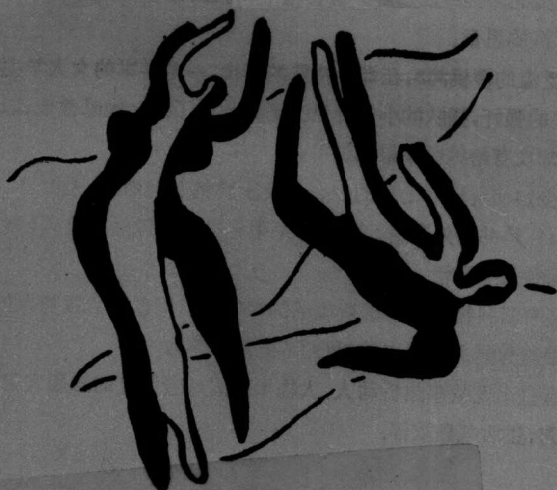


I247.5

667

# 凶案一桩

叶辛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  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凶案一桩

叶辛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375 插页 2 字数 212,000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册

ISBN 7-5321-1150 4·1·868 定价：7.4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风靡全国的《蹉跎岁月》使叶辛名噪文坛。本书辑了作者最近的六篇中篇小说，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今多姿多彩的城乡生活。

《儿女婚姻》：慈祥的母亲精心操持着儿女的婚事，儿女们别出心裁的恋爱方式令母亲瞠目结舌。面对商品经济大潮锐不可挡的冲击，母亲感慨万分。

《凶案一桩》：腰缠万贯的生意客仲伟娶了美若鲜花的锁春后，恶习难改，荒淫无度。锁春悔不当初，重新钟情于烈士遗孤雪虎。老奸巨猾的仲伟欲杀死雪虎，偏偏饮弹身亡。惊心动魄的血案给人留下深沉的思索。

《泛滥的樱桃湾》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一名学军的女大学生险遭流氓的强奸，插队的小知青见义勇为救出了她。她感激他，以身相许，却没有给他留下最真诚的爱。

《少妇恋》：落后山村的少妇月英不满包办婚姻，与人相爱。少妇炽烈狂热的婚外恋情，使公婆束手无措。她毅然跟情人秘密逃离，写得很有激情。

还有写科技界名流感情生活的《名誉》，写新婚之夜勇敢的选婚姑娘肖秀娟之死惹出的《秘而不宣的往事》。

这些小说故事曲折动人，人物形象闪烁着深邃的思想火花，文字清秀，生活气息浓郁。

## 目 录

- 1 儿女婚姻····· 1
- 2 凶案一桩·····77
- 3 泛滥的樱桃湾 ·····101
- 4 少妇恋 ·····150
- 5 名誉 ·····200
- 6 秘而不宣的往事 ·····263

## 儿 女 婚 姻

—

脚踏车龙头一歪一拐，绕过弄堂里的棋摊、牌摊和嬉闹的小囡，响着清脆的铃声，顺着弄堂踏出去了。方克敏的背影愈去愈远。隔壁满头白发的宁波阿娘探过头来问：

“卢惠芳，骑脚踏车出去的那个小伙，阿是琪琪的男朋友啊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“也是大学生罗？”

“大学毕业两年了，在公司里坐办公室。”

“哎唷，岑家姆妈，你的福气是好呀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，个个是大学毕业生。现在，连没过门的小女婿，也是大学生。啧啧，好福气，好福气啊！”

要在平时，听到这种“啧啧”连声的夸赞，惠芳的心里准定

乐滋滋的,开心得嘴也合不拢。可今天,她实在没有这种快活心情。就是刚才,方克敏跑到她这里来告状,说是琪琪一边同他谈朋友,一边还瞒着他,同其他男人逛公园、吃点心、看电影,还让人家陪她去买衣裳。方克敏讲得有板有眼,不会瞎三话四的。琪琪这个痴姑娘,真是痴得昏了头,其他事情可以随随便便,这种事也能朝三暮四的吗!买件绒线衫不称心了可以去调换,蝙蝠衫不兴了,可以丢在角落里不穿。轧朋友谈恋爱这种婚姻大事,却是万万不能任性的呀。得给她讲讲,劝劝她,早点刹车,否则她是要跌跟头的。唉,一直以为儿子岑海结了婚,小女儿琪琪有了男朋友,这两个人是不用操心的了。担心思的倒是老大岑静,三十出头了,连个男朋友的影踪还没有呢。哪晓得,岑静倒没出啥事,朋友轧得好好的岑琪,又出新花样了。方克敏有啥不好?脸白白净净的,戴副眼镜更显得斯文,个儿也高,天生的鬈曲头发,走到哪儿同琪琪都般配。况且,况且他家里住房宽敞,有煤气、卫生设备,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,琪琪还想怎么样呢?她还有啥不满足的地方呢?

真有点儿想不通。真希望同人讲一讲,商量商量。但同谁去讲呢?儿子媳妇上班,岑静在市郊的劳保科研所,一个星期回家一次,马上要大学毕业的岑琪,放假之后比读书的时候更忙了,整天骑一辆脚踏车,到处去玩,刚刚同她的女伴们去过青岛旅游,又说要到莫干山去了。现在的大学生,真是天晓得!老头子岑富根呢,退休以后百事不管,一天到夜只晓得和那些闲得筋骨疼的退休老头子们打沙蟹、争上游。不到吃夜饭时候,他是不会回来的。

自行车铃声一阵阵响。惠芳还以为是儿子岑海接了孙子



磊磊回来了，每天傍晚，都是岑海第一个回到家里，帮忙做点儿事，替磊磊洗澡、洗衣裳，忙忙碌碌之间，母子还能说上几句话。抬头一看，来的却是岑琪，骑在自行车上，穿一条蜡染的连衫裙，那剪裁的式样，却又很像是旗袍裙。讲一句真心话，穿在她身上，确实合身，比电影里那些女主角还漂亮几分呢。怪不得方克敏要对她不放心了。

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”和琪琪一起上楼的时候，她对小女儿说。

“姆妈，”她嗲声嗲气叫着，头往左边一偏，“我回来得晚，你要罗嗦。今天回来早了，你又有牢骚怪话了。”

这个女儿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没大没小的。这叫牢骚怪话吗。看她走进亭子间去，惠芳站在门口道：

“喝口冷开水，歇一歇，我有话同你讲。”

“有话讲就进来呀！”

“你不要换一下衣裳啊！看你，背脊上汗湿一片了。”

岑琪朝母亲努努嘴巴，滑稽地做个鬼脸，手伸到额角边，敬了一个礼：

“遵命，妈妈大人。”

这孩子，又来了！

惠芳一面走上二楼，一面在心底暗自思量，瞅她那副样子，十足还是一个小囡，她还不至于像社会上一些坏女人那样到处轧男朋友，至多是不懂事罢了。

上了二楼，走进惠芳和老伴岑富根住的前楼，房间里一屋的太阳，虽有竹帘子遮挡着，强烈的太阳光还是顽固地穿过竹帘的条条缝缝，照到地板上来。前楼朝西，到了大热天就难熬

了。这种住房条件，实在不算好。一家三代七口人，住着三间房。岑海、磊磊和媳妇李友琴，住在三层阁楼上，三层阁两侧屋梁低，直不起腰来，算起来有十三个平方，刚好能摆进一套新家具，勉强住三个人了。小小的九个平方米的亭子间，是岑静和琪琪两姐妹的世界。岑静每个星期六回家一次，睡两个晚上，亭子间实际是琪琪的独立王国，除了岑静一张简易的床之外，可以说亭子间全是琪琪的痕迹。惠芳同富根讲过多次了，方克敏家有住房，琪琪出嫁之后，这间小小的亭子间，就留给岑静以后做新房用。好些上海家庭愁得头痛的结婚无住房的问题，在他们家里是不存在的。难的就是，已经三十好几岁的岑静，什么时候把她的对象带进门来呀。

一忽儿工夫，琪琪穿件无领无袖的花布衫，一条睡裤，上楼来了。

“姆妈，啥事呀？”她笑吟吟地问。

“你先坐下。”

“谈判呀？”琪琪乐呵呵的，满脸是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的神情。

端详着女儿白里透红的、漂漂亮亮的脸庞，惠芳头一次意识到，尽管是天天见面的母女，她们之间那种倾心的、透彻的谈话也是不多的。至少是很久很久不曾有过了。岑静是不用讲了，就拿小女儿琪琪来说吧，又能晓得她的多少心思呢？

“从青岛旅游回来，这些天你又在哪些地方玩啊？”惠芳开口问琪琪。

“玩的地方多了！”琪琪扳起指头数着，“嘉定、松江、南翔古猗园、龙华、锦江乐园、还有……”

“都是同方克敏一起去的？”

“有的地方和他一起去，有的地方和其他人一道去的。”

“和哪些人一道去的？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“姆妈，你搞外调啊！”

“琪琪，好好回答姆妈的话。”惠芳正色道。

“当然是有男也有女罗！”

惠芳暗暗吃一惊，方克敏不是捕风捉影地吃醋啊，是得好同琪琪谈一谈了。

楼梯上一阵“砰砰嘭嘭”响声，孙子磊磊大吵大嚷地喊着：

“婆婆，我回来啦！”

“回来好，回来好，先让爸爸替你洗澡，洗了澡吃冰淇淋，婆婆在冰箱里替你做好了。”说话间，岑海站在前楼门口同母女俩打了个招呼，拎起一只铅桶，就到阳台上提水去了。

惠芳又把脸转向琪琪，温顺地说：“琪琪，你已经同方克敏在轧朋友了。哪能又和其他男人一道玩呢？”

“哪能不行呢？”琪琪满不在乎地反问，“我就是要趁分配的通知还没发下来，爽爽快快地玩，尽兴尽意地玩。姆妈，你想想，万一我也像姐姐那样，分配到郊区去工作，一天到晚上班下班，赶车赶路，哪还有机会玩呢？”

“我不是说你不能去玩。我是说……”惠芳皱紧眉头道，“告诉姆妈，每回出去，都是男男女女一起玩嘛？”

“不，有时候我也和其他男朋友单独出去……”

“其他男朋友？和哪一个？”

“我有十几个男朋友呢！有的你见过，有的你没见过，讲出名字你也不认识。”

真要死！一点点大的小姑娘，脸上、眼睛里的神情还完全是个小囡，轧起男朋友来十几个，那是要打破头的呀！琪琪真是把大学里那些书白读了。看她讲这些话，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一时间惠芳讲不出话来了。骂她嘛，她都大学毕业了，邻舍隔壁听来多失面子；打她嘛，又舍不得，再说，真要打，力气还不及她的大呢。

孙子磊磊已在他爸爸招呼下跳进木盆洗澡了，他洗澡时非要一只拆坏的玩具汽艇舀水玩，一边舀水拍水打水泼水，一边和他爸爸“叽哩咕噜”讲话：

“爸爸，胖胖问我，人家都是妈妈来接，为啥我天天都是爸爸来接呢？”

“妈妈工作忙，经常出差，没时间接磊磊。”

“爸爸的工作不忙吗？”

“爸爸单位下班早，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下班了。一下班，爸爸跳上自行车，比赛一样赶到幼儿园接磊磊。”

“爸爸真好。”

“妈妈也好呀。”

“嗯，爸爸比妈妈好一点点。”

听着磊磊和岑海讲话，惠芳的心绪稍稍平静一些，看样子，也就是儿子一家，才无须我操什么心了。

“姆妈，今天你为啥尽问我这些事呢？”岑琪突然反问母亲。

“做姆妈的，问问女儿都不行吗？你长得再大，再是大学毕业，留学回国，还是姆妈的女儿嘛。琪琪，你不是在同方克敏

轧朋友、谈恋爱嘛。”

“是啊！我没说不同他谈呀。”琪琪的双眼瞪得滚圆，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是说，要谈，就正正经经地谈……”

“我没不正经啊，姆妈！”

“那你还同其他小伙子出去？”

“出去玩玩不可以吗？”

“你大了，不是小娃娃了。要谨慎一点，要检点自己的行为，这些，你们大学老师不教教你？”

“嗬嗬，哈哈！”琪琪放声大笑起来，笑得仰起脸，双手捧着肚皮，“姆妈，大学里老师吃饱饭，才不管这种闲事呢！”

看着她那副放肆大笑的样子，惠芳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瞧瞧，她这样儿，哪有点儿大学毕业生的斯文相。

惠芳正想说她几句，弄堂里陡地响起一片喧闹声，满弄堂全是说话声、脚步声、自行车铃声。在这片陡起的声浪之中，依稀可以分辨出一个尖锐的女人嗓门和一个气势汹汹的男人的喉咙。不用说，肯定又是里面三十四号那对新婚夫妇在吵架。

“婆婆，我要吃冰淇淋！”磊磊冲进来了，他洗完了澡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浑身喷喷香，白白胖胖的脸上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，真像他的妈妈。

“喊我。”琪琪利索地将他揽进怀里。

磊磊一面挣扎一面无奈地叫：“小嬢嬢！”

琪琪一松手，磊磊冲到后窗下的双鹿牌电冰箱旁，拉开门，抓过调在钢精杯里的冰淇淋，一边朝屋外跑，一边嚷嚷：

“弄堂里在寻相骂，我去看闹猛。”

这个家伙，他连冰箱门都不关了。惠芳一面走去关上电冰箱的门，一面对琪琪说：

“姆妈是为你好，你大学毕业了，马上就要踏上社会，独立做人了，哪能随随便便就同男的出去白相、出去吃、出去逛商店呢！方克敏待你不错啊。”

“我待他也不错呀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琪琪，轧朋友，谈恋爱，认定了一个，就不能当儿戏，不能再同其他男的太热络……”

“啥？什么人规定的？”

“没有人规定。这叫做人规矩……”

“我不承认这种规矩。我是同方克敏谈恋爱，又没说要卖给他。和他谈恋爱的同时，我当然可以和其他同学接触，连这点自由都没有，我还算啥八十年代大学生？姆妈，你想想，现在为什么有好多像姐姐一样的大龄姑娘？原因很多，其中一条，就是不少人怕被议论？一个一个地交朋友。认认真真谈恋爱的人，从物色对象到交朋友到逐渐熟悉，相互了解脾性，少说也得一二年甚至两三年时间，谈成功了当然是大幸事。可世上究竟有几对是一谈就成功的姻缘？如若因故分手，再转而物色对象，不须多，一个人只要依次谈二三个，眨眨眼时间就成了大龄青年，那不太亏了嘛。我就觉得，趁着自己年轻，该多多地接触男朋友，从中来挑选自己的心上人。姆妈，你别打断我的话，你是解放前出生的妇女，你是五十年代早期的青年，你的思想和我们这代人，隔开整整一代呢！你不必为我担心，大不了有人说我‘水性杨花’、‘朝秦暮楚’，让人家去讲好了，

又伤不着我一根汗毛……”

“可这是一个姑娘的名声！”几次想插话，都插不进。好不容易让惠芳逮住机会，插进去一句，提醒琪琪。

“姆妈，”琪琪的理由十足，“是名声重要还是一辈子终身大事重要？到衬衫商店去买件花衬衣，都要挑挑拣拣，走好多家商店呢。况且是挑选终身伴侣哩。弄堂里三十四号姚家姚晨辉，为啥结婚才两三个月就大吵大闹，吵得一条弄堂几百家人都晓得，还不是婚前没好好斟酌，只看到对方的条件中意，没在婚前好好地往深处了解对方，以至结了婚，过不到一处去。”

这个琪琪，是越讲越豁边了。这样子发展下去，哪还有个好？她一个黄花闺女，不去向上比，却去同姚晨辉比，姚晨辉这些年里贩水果发了财，成了万元户，仗着钱多，他只管要找漂亮姑娘，终于挑中了菲菲。这个菲菲倒是漂亮，相貌称得上是个美人，但她心甘情愿嫁给比她大十多岁的姚晨辉，完全是看中了姚晨辉的钱。结果倒好，婚后才几个月就开始吵架。当着满弄堂乘风凉的居民吵架打骂，已有好几次了。琪琪把自己同这种人比，真正是热昏！

惠芳强忍着心中的气说：“不要多讲了。姆妈不允许你同时和十几个小伙子东游西荡。要谈恋爱，你正正经经同方克敏谈，少给我做那种丢人现眼的事！”

“姆妈，今天你是怎么啦？”琪琪的眉头蹙起来，“是不是方克敏偷偷跑来告状了？”

“他来了又怎么样？”

“来了我就向他摊牌。”

“摊什么牌？”见她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惠芳吓了一跳，

连忙问。

“跟他讲清楚，我们这些姑娘都一样。轧朋友，要找老实的男人；白相嘛，要寻会玩的。”琪琪洋洋自得地一翻眼白，“结婚之前，他不得干涉。他要受不了，那就拉倒。”

看着琪琪自鸣得意的样儿，惠芳几乎不敢相信，这是自己的女儿。

我什么时候教过她这些东西？进大学读书，难道就读点这类东西回来？

脑子里装满了这类稀奇古怪的玩艺。惠芳头一次觉得，自己钟爱的亲生小女儿，有点陌生了。

“哎呀，琪琪，你算了吧，少说几句怪诞话！”磊磊下楼之后，一直在门外过道里搓衣裳的岑海出现在门口，两手满把雪白的肥皂泡沫，责备琪琪道，“都像你这样，男人们全要气死！”

“你气死没有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是啊，问你。你天天回来当‘家庭妇男’，洗衣裳、倒痰盂、淘米烧夜饭，啥都做。你那位尊夫人，经常忙得晚饭都不回来吃。她整天就一定都在同女人打交道？据我所知，搞销售、搞采购的，十有八九都是男人。她在外吃饭，多半是同男人坐在一起。你怎么没气死？还心甘情愿做家务！”

琪琪真是在发昏，岑海小两口处得好好的，她挑拨起哥嫂关系来了。

岑海的脸顿时气青了，“混蛋，不许你信口开河！日日夜夜在外头混，流水一样花的，全是爹爹姆妈的钞票。算什么本事！”



“不要你管！你还是管好自己老婆吧。前天我去南翔古猗园，就看到她在南翔镇上陪着一桌男人吃饭。鹤立鸡群！”

“真的？”岑海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傻痴痴地盯着琪琪。

惠芳见状不好，一面向琪琪使眼色，一面朝岑海摆手：“李友琴这是工作，你别多心。”

但岑海铁青着脸，两只眼乌珠弹出来，显然是多心了。

琪琪大概也意识到话讲重了，站起身来，走向前楼窗口，无目的地拉着竹帘子绳，轻飘飘地道：

“是呀！结了婚的女人都可以同男人交往、谈工作、吃饭。我还没结婚，同男朋友、男同学游玩看电影，有啥大惊小怪的呢！”

她又找到理由了，这个琪琪。

## 二

每逢星期六，是惠芳的宝贝大女儿岑静回家的日子。到了这天，她总要比平常忙碌一些，一早起来去菜场排队，买鱼买肉，回家以后杀鸡宰鱼，菜肴摆出来不够多，还要想方设法弄几样菜，到熟食店买点女儿喜欢吃的油锅沃鸡、糟香鸡、油爆虾之类。总而言之，要让难得回家一次的岑静吃得满意。她都那么大年龄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，说嫁就嫁出去了，能委屈了她吗。况且，三个子女中，就她吃的苦头最多，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，一去就是十年。那十年里，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，真难以想象。

她懂事，她善解人意，她有着一般妇女所没有的毅力和气